

小满:绿阴幽草胜花时

林梅朵

石梁茅屋有弯碕,
流水溅溅度两陂。
晴日暖风生麦气,
绿阴幽草胜花时。

王安石的《初夏即事》一诗如画轴慢展,将一幅乡间小景徐徐打开。空旷、清幽,一片浓绿远比繁花竞放的春景更让人沉静。麦子的气息扑面而来之时,正是“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”的小满前后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“满”字在此时有两个含义,一是雨水渐盛,江河水量丰沛;二是小麦灌浆,麦粒日渐饱满。这从小满三候中也可以看出:一候苦菜秀,二候靡草死,三候麦秋至。虽为初夏,但对于小麦来说,已经接近可以“秋收”之时。欧阳修的《小满》诗云:“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刘长卿也有《小满》诗:“时人但只餐中饱,莫忘旧时苦菜黄。”古人们度过春荒,以苦菜果腹之后,即将迎来一年中的第一次收获。

小满的物候极具深意。苦菜虽是古人度春荒的无奈之举,可在麦熟之先,阳气渐盛之时“吃苦尝苦”,不仅有降心火宁心神的作用,也有着“先苦后甜”的寓意——中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总有些父母非常着急,怕孩子在学业上来不及,因此他们热衷于给孩子报早教班、补习班,想赢在所谓的起跑线上。是真的来不及吗?并不是,一切都是来得及的。花只有到了时节才会开得最艳,月亮只有到了月中才会最亮最圆,它们从未担

医视苦味为“心之药”真是一语双关。小满之时,阳光越来越充足,苦菜在烈日之下蓬勃生长,而喜阴喜湿的靡草却因光照枯萎死亡。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小满四月中》对此提出了思索:“小满气全时,如何靡草衰……向来看苦菜,独秀又何为?”一盛一衰,是否暗含了唯欲火而耐久之意呢?也许,作《初夏即事》的王安石,更能咀嚼出其中滋味。

大宋建国近百年时,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变法。二十多岁的皇帝正想大干一番事业,两人一拍即合。据《宋史·神宗本纪》记载:为推行新法,神宗不惜“断然废逐元老,摈弃谏士,行之不疑”。虽有皇帝支持,而新法的推行却并非易事。几年之内,王安石经历了两次罢相,新法也在神宗去世后逐渐被废止。

《初夏即事》一诗,正是

作于他辞相归隐之后,朝笏官服换成了竹杖布衣。或骑着毛驴在钟山访寺探幽,或在半山园“茅檐相对坐终日”,一天天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。一日,他与门人出行,松下小憩时忽然转头对门人说:“司马十二(司马光),君子人也。”如此评价自己的死对头,门人自然不知如何作答。

又一日,有客来访,竟是昔日立场不同的苏轼。此时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四年后转迁汝州,途径金陵时特意前来拜访。两人均是便装,东坡拱手道:“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”王安石笑曰:“礼为我辈设哉?”心中毫无芥蒂,两人相谈甚欢。此时的王安石已因“吃苦”而降了“心火”,褪去“大丞相”的刚锐之气,显露出士大夫内敛的静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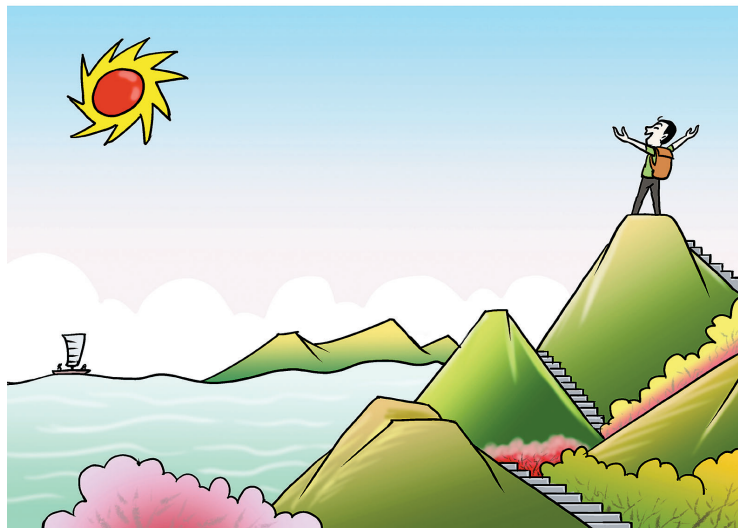
何为得失?何为对错?从《北陂杏花》中“纵被春风

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”的高傲,到《书湖阴先生壁》中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”的从容,这段时光恰如他在小满前后的诗句: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相比于朝堂上的“百花争春”,半山园正是他的“绿荫幽草”。

1086年,王安石去世,二十多年后,被迫封为舒王,配享孔庙。观其一生,退隐金陵这个政治生涯中的留白,是他的大智慧。“留得虚空在,方知天地宽”,退让并非妥协,而是交给时间去评定。

江河奔涌终归海,方知波澜为静水;麦穗低垂未全熟,始悟盈虚本同源。留白,是对未知的敬畏,对可期的欣然。灌浆初盈,麦粒未满,留三分余地待后世拔节。

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,不同于“立夏”对应“夏至”,“小暑”对应“大暑”,小满后并无“大满”——月盈则缺,水满则溢,小满未满,方有可期之许,留白不空,自成气象万千。正如邵雍的诗:“美酒饮教微醉后,好花看到半开时。这般意思难名状,只恐人间都未知。”



●百草园
人生的乐趣
刘志永

没有风浪,就不能显示帆的本色;没有曲折,就无法品味人生的乐趣。

车在出发前都会给乘客预留出足够的进站时间,各类考试的时长也是按照题量合理设定的,都是来得及做完的。小草来得及生长,树木来得及长高,稻子来得及饱满,河流来得及流淌,生命来得及奔赴。人不要被来不及捆绑,而要与来得及同行。

来得及

徐九宁

孩子感到不安,赶走了松弛感和安全感。世上的很多事都是按来得及设置的,火车、飞机、汽

的英勇精神,将音乐张力推向高潮。

第四乐章《愿和平》是为弦乐队而作,以深情肃穆的乐思表达对先烈的缅怀和对和平的向往,旋律如泣如诉,引发观众深切共鸣。

第五乐章《解放,为了民族的希望》以辉煌的终曲传递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念,全场掌声经久不息。

这部作品的指挥张海峰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总指挥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十任团长,现任天津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主任。军人出身的他对这部作品有着超越常人的深厚理解,他以充满激情的舞台风格,赋予音乐震撼人心的感

染力,每个乐章结束后都能收获观众的掌声与欢呼。同时,天津交响乐团也体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与艺术默契,弦乐温暖有质感、木管灵动有色彩、铜管宏大有气势,再配上打击乐的精准爆发力,呈现了壮阔而细腻的音乐画卷。

交响乐《战旗》的首演是一次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成功实践,为中国当代交响乐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,也为推动和平理念与民族精神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星期文库

解读《战旗》之三

音符铸就的和平颂歌

任丹丹

作曲家杜漠的交响乐《战旗》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作,这部作品具有宏大的音乐叙事和极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,兼具史诗性与抒情性,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。

交响乐《战旗》的五个乐章有各自不同的主题:

第一乐章《军旗飘扬在崇山峻岭间》开始以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为核心主题,中间加入了抒情且大气磅礴的第二旋律主题,以色彩丰

富的配器手法,展现了人民军队的忠诚与信仰,瞬间点燃全场氛围。

第二乐章《离别的前夜》是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,引用了民歌《走西口》的音调,小提琴以细腻柔情的旋律进入,仿佛讲述了军人出发前对爱人的深情与不舍,令人动容。

第三乐章《向前,向前!》的主题旋律积极向上,具有紧迫的节奏和激烈的戏剧性冲突,再现了战场上

5月20日已被很多年轻人视为“网络情人节”,这源于“520”谐音“我爱你”。笔者翻阅史料发现,在5月20日这一天“谈情说爱”绝不是当下首创。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,同样是“以爱为名”的讨论早已开始。

事情起源于谭熙鸿的两段婚姻。1917年,同在法国留学的谭熙鸿与陈纬君喜结连理。三年后,谭熙鸿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,携妻归国。未料1922年3月,陈纬君不幸病逝。此后不久,因广州时局动荡,陈纬君在粤读书的妹妹陈淑君转学北大,借宿在姐夫谭家。后来二人日久生情,随即谈婚论嫁,在《晨报》上公布了婚约,但此事出现争议。

1923年4月29日,北大教书的张竞生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了《爱情的定则》一文。他试图以此事为例,从理论上阐释爱情,并总结出四项爱情定则,即:爱情是有条件的,爱情是可比较的,爱情是可变迁的,夫妻为朋友的一种。

时任《晨报副刊》编辑的孙伏园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热点话题,随即策划了“爱情定则的讨论”系列报道,刊发相关文章三十余篇。在1923年5月20日,《晨报副刊》登载了“爱情定则的讨论之四”的专题报道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并不相识的鲁迅与许广平先后曾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文章参与讨论,也为日后的爱情埋下了伏笔,成为文坛一段佳话。应该说,此次“爱情定则的讨论”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,是当时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一次全面启蒙,是对男女平权的全新诠释。

五四运动以后,许多知识青年从整体上接受了“恋爱自由”“婚姻须以恋爱为原则”的观念,承认了爱情之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性。正如茅盾先生在1922年3月29日《妇女评论》上发表的《解放与恋爱》一文所说:“女子解放的意义,在中国,就是发现恋爱!”但是,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观念过渡的阶段,恋爱自由的观念刚刚兴起,所以这一时期人们对爱情的认识还相当模糊,还不能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意见。“爱情定则的讨论”就是一次集中的体现。

弹指一挥间,如今年轻人的爱情观早已不同往昔。追求爱情的男女们,更是把“我爱你”编成代码“520”,进而演变成某种节日,这也许是当年参与“爱情定则的讨论”的知识青年始料不及的吧。

在传统戏剧里,不少人物的化妆是要勾画脸谱的,现代的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里,则不再用这种古老的办法了。对于脸谱的意义与起源,鲁迅有如下意见——

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(地)将人们分类,平民也在分类,我想,这“脸谱”便是优伶和看客共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。不过平民的辨别,感受的力量,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。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,又和罗马不同,使看客非常散漫,表演倘不加重,他们就觉不到,看不清。这么一来,各类人物的脸谱,就不能不夸大化,漫画化,甚至于到得后来,弄得希(稀)奇古怪,和实际离得很远……(《且介亭杂文·脸谱臆测》)

这样的推测和分析是很合理的。语云“舞台小世界,世界大舞台”,脸谱化的人物分类法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见。我

们对某一对象往往会有某种夸大化的成见,因而同实际不尽符合。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尤其容易脸谱化:诸葛亮完全是智慧的化身,陶渊明则是彻头彻尾的高雅脱俗——他们的其他方面,就不大肯去关心了。

于是文学作品中的

人物,也纷纷被画上了脸谱:《水浒传》里的李逵一味鲁莽,动辄抡起板斧排头砍去;《红楼梦》里的林妹妹则多愁善感,就知道葬花流泪。他们的其他方面,粗心的读者往往就不去理会了。

在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的研究中,本来是应当细腻一点的,竟然也跟风成瘾地成了脸谱分类图的世界。原有的曲折复杂不见了,种种离开实际较远的结论大行其道,而人们习焉不察,以为事情和人物本来就是如此。这种古老的风习要改变一下才好——现在已经不是坐得老远看社戏的时代了。

脸谱式分类图

顾农